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三十三回 李太后巡覓儲君 郭元帥襲位大統

詩曰：憶昔中原逐秦鹿，五軍失利屠睢戮。
番君一出王衡山，戶將從征入函谷。
自古羈縻稱外藩，誰令市鐵禁關門。
不見鯨魚重入貢，旋看黃屋自言尊。
人事消沉洵可哀，千秋朝漢餘高臺。
漢家遺跡不可問，歌風柏梁安在哉！

右節錄朱錫鬯古體

話說漢主聽了蘇鳳吉所奏，御駕親征。不道一陣戰爭，被郭兵殺得將亡兵敗，自要保全性命，祇得棄營而逃，祇帶隨身幾個近侍，一齊望玄武門來。纔到門外，祇見旌旗滿布，劍戟如林，有無數郭兵攔住去路，漢主著忙，不敢進去。纔要回馬，又見封丘門外，郭兵不遠，祇得帶轉絲韁，順著玄武門的大街向西而走。剛到西華門，祇見明盔亮甲，盡是禪州兵馬，料想走不過去，回馬又走。跟隨的內臣，一個全無，孤孤淒淒，匹馬行來，抬頭觀見一座禪林，上寫白雲禪寺，遂即下馬，走進山門，來至殿上。祇聽得街上甲葉亂響，鑾鈴震耳，不住的馬跑。料想大勢已去，不能挽回，長嘆數聲道：「我劉承祐，今日皇天不佑，以致郭兵破了汴梁，我一死固不足惜，祇是我父掙下的江山，輕輕送與別人，有何顏面再見臣民。又且撇下養老宮王母，無所倚靠，空養一場，總由我不明之故，以致國破家亡，我還要留這性命何用！」說罷，腰間解下黃綾，繫在看柱之上，復又大叫道：「我悔不聽忠諫之言，致有今日。」即時自縊而亡，在位三年，壽二十一歲。後人有詩以弔之：

踐祚洪基不數年，藩臣土馬至朝前。
身亡纔悔忠良諫，何似當時莫調遣。

卻說郭威大兵進了汴梁，令把四門守住。帶領眾將先把蘇鳳吉私宅圍住，查明家口，共拿男婦一百九十四名。然後令人進宮，將蘇皇后拿了。專等史彥超拿住了蘇鳳吉，好與史平章報讎祭奠。按下慢提。

且說養老宮李太后正坐宮中，有內臣來報道：「啟太后娘娘，不好了！萬歲爺御駕親征，不知下落。郭兵已進皇城，文武俱各逃散，那郭威現在朝前。方纔有無數賊兵，把蘇娘娘拿了去。請娘娘裁奪。」李太后聞報，祇唬得魂飛魄散，淚落珠流，分付內侍引道，望外而來。當有掌宮太監攔住道：「宮門外都是賊兵把守，太后娘娘欲往那裏去？」李太后道：「今日國破家亡，有甚去處？老身拼著一死，去見郭威，問他幼主存亡。」當時出了安樂宮，竟往分宮樓來。那膽小的內官俱各躲避，有幾個膽大的跟駕而行。過了分宮樓，就有守門的郭兵攔住。太監道：「這是太后娘娘，要見郭元帥，有話要講，快去傳報。」那郭兵聽說，便去通報郭威。李太后便上了金鑾大殿。那李娘娘人所共知，是個賢後。況郭威昔日在劉主部下，極是親信，李太后管待柴氏夫人，如同胞姊妹一般。今日郭威破了都城，逼去幼主，朝見之際，不覺心中帶愧，面上包羞，往後倒退幾步，雙膝跪倒，口稱：「娘娘，微臣郭威朝見。」那禪州眾將見元帥行了君臣之禮，便不敢怠慢，一齊在丹墀之下叩頭朝見。太后傳旨平身。眾將謝恩，起立旁邊。

太后問道：「郭元帥，你今無故興兵至此，擾亂社稷，所為何意？」郭威奏道：「臣受先帝殊恩，恪守臣節。不意主上寵信姦臣，欲致臣於死地，臣是以不得已而至此，祇欲除姦去佞，肅清朝宇耳，望娘娘明鑒。」李太后道：「既是幼主年輕，有負於汝，也該看先帝之面。汝可記得先帝在日，與汝情同手足，苦樂同受，南征北討，混一土宇，纔得正位，因汝功高勳大，封為元帥，執掌兵權。況先帝臨崩，以汝忠義，故又托孤於汝，指望輔佐儲君，匡扶社稷。豈知汝半途而廢，改變初心，欺負我寡婦孤兒，興心造反，祇怕皇天不信於汝。」言罷，淚流滿面，不勝淒愴。

郭威見此情形，心下惻然，不覺也弔下淚來道：「微臣領兵前來，祇除姦賊蘇鳳吉，一則整理朝綱，二則與史平章報讎，安敢有懷異志乃言反也。」太后道：「汝既無異志，因甚與皇上打仗？」郭威道：「此是蘇鳳吉領兵出城，要害微臣，臣不得不開兵抵敵，安敢有犯於聖上耶！」太后道：「既不與聖上開兵，如今駕在那裏，為何不見回朝。」郭威道：「想在亂軍中走散，娘娘且請放心，待臣差人四下尋訪，請駕入朝，臣便奏明委曲，祇將蘇鳳吉正法，那時臣當退守臣節，調遣回兵。」李太后聽了這席言語，信以為真，領了宮官，含著眼淚，回進安樂宮去了。正是：

祇望統系仍舊按，誰知大寶屬他人。

再說史彥超追趕蘇鳳吉，把他趕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急急如漏網之魚，忙忙似喪家之狗。史彥超這匹馬，離著蘇鳳吉有百步之遠，再也趕他不上。

看官：凡人到緊要之處，往往沒有見識，即如史彥超在後追趕，若是開弓射箭，或者不中了人，也中了馬，豈不是省了許多氣力？那知史彥超一心祇要拿著活的，好與兄嫂報讎，也不想著開弓放箭，祇顧往前追趕。見趕他不上，急得心頭火起，口內怪罵道：「姦賊！你要往那裏走，我今趕到你一個盡頭，總要拿住！」一面喊叫，一面拍開坐騎，往下緊緊的追來。

此時蘇鳳吉祇唬得魂膽飄蕩，低著頭，磕著馬，沒命的狠走，祇恨坐下馬少生了兩翅，不得會飛，若會飛時，就有命了。正走之間，祇見道旁有座古廟，纔到山門，便棄了馬，提了刀，跑進了山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與這黑賊拼了命罷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」算計已定，將身一閃，伏在山門之側，將手中朱纓刀舉起過頭，祇等史彥超進來，就要一刀送命。誰知史彥超命不該絕，正在追趕，望見蘇鳳吉跑進了廟門，須臾也到了山門前，滾鞍下馬，不管深淺，提槍正要進門，祇聽得一陣陰風，就在廟裏滾出，吹得煙塵陡亂，隱隱帶著哭聲，心中疑惑，不敢進門。又聽得空中叫道：「兄弟不可進門！那姦賊閃在裏面暗算害你，你且守住山門，救兵即刻到了。」說罷，登時風定塵息。史彥超哀悲流淚，叫聲：「哥哥陰靈有感，暗中保佑，兄弟拿住賊人，與你報讎。」正言間，聽得甲馬聲鳴，回頭一看，正西上塵土飛揚，來了一彪軍馬，打著禪州旗號。原來是王峻韓通二人，領了郭威將令，前來接應。當時史彥超見了，叫道：「二位將軍，那姦賊蘇鳳吉，被我趕進廟中，快些拿捉。」二將聽言，即令兵士將廟宇圍住，整備捉賊。那蘇鳳吉正在門後等著，忽聽外面有了接應人馬，那裏還敢算計，移步望裏便走。過了大殿，來至側首十王廊下，祇見史弘肇禿頭象簡，玉帶烏靴，當面迎住，大聲喝道：「姦賊往那裏走！還我命來！」舉起朝笏，劈面打來。蘇鳳吉把口一張，跌倒在地，昏迷心竅，人事不知。正值王峻韓通同著史彥超領兵進來搜捉，見蘇鳳吉橫倒在地，不費其力，把他五花綁了，拴在馬上，一齊出了廟門，回至汴梁城，見了郭威，繳令已畢。

郭威傳令，將史弘肇夫婦骸骨起出，用棺槨盛殮，殯葬祖墳，再把舉家尸骸，揀地瘞埋。到了下葬之日，史彥超稟過了郭威，要將蘇鳳吉全家男婦拿到山墳，祭奠兄嫂。王朴攔住道：「二將軍，下官有一言奉告，常言道養家千百口，作罪一人當。彼時陷害令兄者，惟蘇鳳吉一人而已，與他全家無涉。況今將軍纔進汴梁，最要先得民心。若把他全家老幼一概殺戮，一則傷了天地好生之心，二則黎民恐懼，必懷怨憤之意，便於將軍多所不利。依下官愚見，祇將蘇鳳吉夫婦，與令兄令嫂祭靈，或者再將他子婦二人，當抵了一家生命，其餘總無相干，即行釋放。此便是既盡國法，又協人情，至當之舉也。」史彥超道：「軍師所言，末將無有不依，但昭陽宮蘇后，是姦臣的親生之女，都是這賤人惑亂，壞了朝廷大事，理該把他祭靈。」王朴道：「將軍，此意更為不可，蘇后雖係逢吉之女，乃是漢主之后，你我與他都有君臣大義，不可變常。若與令兄祭靈，不惟令兄陰靈不安，更有礙於元帥之聲名，此事萬萬不可。」史彥超道：「軍師，那蘇后雖是君后，既於臣子有虧，便是寇讎，末將一定要殺他祭兄，庶幾九泉之下，也得瞑目。」王朴道：「將軍必欲如此，下官有一主意，可以兩全，方纔探子來報，漢主在白雲寺自縊身亡，不如叫蘇后自盡，與漢主隨

葬，就如與令兄報讎一般，豈不為美。」郭威聽了，也是勸道：「賢弟當依軍師之言，不必固執，況令兄在日，為國為民，極是忠正，死後一定為神，佑庇百姓，依了罷。」史彥超見郭威相勸，祇得含淚依允，祇把蘇鳳吉夫婦兒媳四人綁到墳前，齊齊跪下。

那滿朝文武，聞得把蘇家父子與史平章祭靈，都來隨了郭威，同到墳塋，但見墳前擺設祭禮筵席，香燭紙錠，那蘇門四口跪在下面。先是郭威率領了滿朝文武及禪州將佐，依次祭奠，燒化紙錢。然後史彥超拈香奠酒，哭拜在地，叫聲：「兄嫂，你生前正直，死後神明，今日願來受饗。」拜罷，立起身來，揎拳捋袖，滿眼睜紅，令手下人將蘇鳳吉身上衣衫盡皆剝下。史彥超雙眸圓眼，切齒咬牙，舉起純鋼利刃，指定了蘇鳳吉罵道：「誤國欺君的姦賊！妒賢害人的佞夫！你倚仗椒房貴戚，作福作威，謀削藩鎮諸侯，屈害我兄長一門生命，祇道無人報怨，誰知今日天理昭彰，也被我拿住。我今日祇把你心肝取來，祭奠兄嫂。」又分付兩邊的燒化了紙錢。那蘇鳳吉聽了，深自懊恨，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。正是逆理害人，報應就在自己。低頭不語，專等一死。史彥超刻不容情，左手按住蘇鳳吉，右手執了利劍，照定心窩，祇一擗，胸破腹開，血流滿地，雙手把心肝取出，血淋淋的供在桌上，哭聲大慟，高叫：「兄嫂陰靈不遠，小弟今日殺了讎人，取心在此，快來受祭！」哭罷，又將一門四口之首，盡皆割下，都供桌上。祇見墳前就地捲起一陣陰風，黃沙滾滾，隱隱帶著哭聲，向西而去。郭威帶領一班將士，齊齊下拜。彥超回拜已畢，復又奠酒三杯，祭了兄嫂之靈。轉到郭威跟前，雙膝跪倒，口稱：「元帥，史某得蒙威力，與全家報了此讎，使我銘刻於心，生死不忘大德。」郭威慌忙用手扶起道：「將軍過禮，這是令兄陰靈有感，得報此讎，與我何干。」史彥超立起身來，又謝了禪州眾將。然後同著文武，一齊回朝，纔把蘇后逼死，與同漢主葬於王陵。諸事已畢。

到了次日，郭威率文武百官，朝於太后，將隱帝自縊等情，一一奏聞。太后無可奈何，惟揮淚而已。文武因奏道：「國不可一日無君，請早立明主，以安天下。」太后下詔，迎立幼主之弟、河東節度使劉贇為君。贇乃晉陽公劉崇之子也。當時遣使，安備車駕，奉迎去訖。忽報契丹舉兵入寇，侵犯邊界甚急。太后即命郭威領兵往救。郭威奉詔，帶手下下一班戰將，率領所部之兵，起行擊救。大兵來至澶州，是夜城中過宿，諸將背地裏商議道：「我等禪州起手，共圖大事，本為扶立元帥為君，故此披堅執銳，以圖蔭子封妻。不意兵至都城，昏君自縊，乃更立漢家宗黨，我等誓死決不服也。」軍師王朴說道：「爾等諸將所議，與我相同，此事亦不可緩，當於來日，必須如此如此，大事便定矣。」諸將大喜，整備行事。

次日黎明，郭威起身，正欲傳令起行，忽聽外面鼓噪大振，郭威疑是兵心變亂，急令從人把館門緊閉。須臾，眾多將士一個個逾垣進來，擁到面前。郭威驚問其故。諸將道：「我等出萬死於一生，跟隨元帥舉事者，欲以元帥為天子，今乃更立別人，眾心實為不服，因與軍師定議，冊立元帥為君，號召天下。」郭威道：「新君已定，有甚變更，況此乃大事，汝等諸將豈可草率為之？」王朴道：「眾心已定，明公決當允從，況諸將已與劉氏為讎，豈肯束手服乎。」言未畢，早見王峻開了館門，就在軍士手內裂了一面黃旗，將來披在郭威身上，口中大呼道：「我等共立元帥為主，誰敢不服！」諸將盡皆俯伏高呼，門外眾兵齊呼萬歲，歡呼聲聞數十里。將士擁護郭威兵回汴梁，遂乃上箋於太后，大略言，被眾將所誤，勢不能推，願奉大漢宗廟，事奉太后為母。太后見了此箋，自思郭威兵強將勇，兼之腹心布滿朝堂，大勢已定，難以挽回。祇得下詔廢劉贇為湘隱公，即命郭威監國。是歲漢遂亡矣。史官評之云：

高祖擁精銳之兵，居形便之地，屬胡騎北旋，中州乏主，故雍容南面，而天下歸之，豈其才德之首出哉，乃會其時之可為也。夫根疏者不固，基薄者易危，隱帝雖有南面之號，而政非已出，民不知君，輕信群小之謀，欲杜跋扈之臣，禍不旋踵，自然之勢也，父子相繼，四年而滅，自古享國之短，未有若茲也。吁！哀哉。

是日，郭威即了帝位，受文武百官朝賀已畢，謚幼主為隱帝，尊奉李太后為昭聖太后。至次日，郊天祭地，大赦天下。自謂系出周虢叔之後，國號後周，改元廣順，立柴氏夫人為皇后。封柴榮為晉王、王峻為鄴郡節度使、史彥超為京營總部、韓通為御營團練元帥、偏將王豹曹英等俱加封總兵、封王朴為昌邑侯大將軍兼軍國大事、又封漢朝舊臣范質為右丞相、貞固為左丞相、竇儀為翰林學士。其餘漢臣，各居原職，內有不願為官者，準其退歸，隨征兵士，給賞錢糧。封賞已定，文武各各謝恩。祇見內有一臣，綸巾道服，俯伏階前，且不謝恩，推辭奏道：「臣有愚衷，望乞天聽。」不爭有此一奏，有分教——征誅克遂初心，泉石堪娛素志。正是：

人爵不如天爵貴，功名怎比孝名高？
畢竟奏的誰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